

“五社联动”视角下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的研究

摘要: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也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战略保障。当前我国广大农村地区面临着治理主体单一、专业力量匮乏及服务供给不足等问题,“五社联动”机制为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政策指引与实践路径。本文基于“五社联动”视角,分析乡村的特殊性、适用性及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的必要性,探讨当前实践中面临的专业力量嵌入不足、社会组织培育薄弱、慈善资源渠道有限、五社要素联动不畅等现实困境。基于此,提出了以党建引领为根本、专业赋能为核心、资源整合为支撑、机制完善为保障的优化路径,为乡村治理现代化提供实践参考。

一、问题的提出

乡村治则天下安,乡村治理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也是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农村正处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

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农村基层治理面临着治理主体单一、服务供给不足、专业力量匮乏等问题,传统的“村委会主导型”治理模式正在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村干部的专业服务能力表现出明显的不足;另一方面,随着农村空心化以及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加剧,空巢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等群体的服务需求日益迫切,而村庄对此缺乏相应的回应机制。在此背景下,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发展公益慈善事业,完善社会力量参与基层治理激励政策,创新社区与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会慈善资源的联动机制”,首次提出了“五社联动”的要求。

“五社联动”是在城市社区“三社联动”的基础上演进而来的基层治理创新机制,政策导向日益清晰,即通过整合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社区志愿者、社区公益慈善资源五方力量,通过各个要素之间的功能互补、协同共治与资源共享,形成基层治理合力,构建基层治理新格局。然而,与城市社区相比,在乡村推行“五社联动”却面临着截然不同的现实困境。广大农村地区普遍存在着社会工作者专业力量薄弱、社会组织发育不足、村民参与意识淡薄及社会资源获取渠道有限等突出问题,一些村干部反映:“‘五社联动’是好政策,但我们村连一个持证社工都没有,志愿者就那么几个人,怎么联、怎么动?”这样的疑惑也道出了“五社联动”在广大农村地区推行的真实处境,因此,在农村地区推行这一机制需要进行本土化的调适。

社会工作作为“五社联动”中的专业支撑力量,在各个环节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乡村语境下,社会工作应该如何实现有效嵌入?社会工作者如何与各方力量协同合作?这些问题还需要在实践层面进行探索。基于此,本文将从“五社联动”的视角出发,结合乡村治理的现实需求,系统分析当前社会工作在实践中面临的现实困境,进而探讨其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化路径,为广大农村地区提供可参考的实践经验。

二、“五社联动”的乡村适应性分析

(一)乡村语境下“五社联动”的特殊性与适用性调适

乡村社会具有特殊性,相比于城市社区的“陌生人社会”,乡村社会是典型的“熟人社会”或者“半熟人社会”,居民之间具有紧密的血缘和地缘关系,社区认同感强,村民之间长期生活在一个村落,形成了较强的信任关系,遇到事情好商量,降低了沟通成本。但是这也容易产生排外的现象,对于社会工作者或志愿者来说需要接受过程。在组织形态上,广大农村地区,除了村“两委”外,没有较为完善的社会组织体系,一些乡村自己形成的组织和协会在运作上并不是特别规范。另外,大部分农村地区都缺乏社会工作组织机构,甚至村民都不了解社会工作机构是什么。在资源上,农村地区地理位置相对偏远,市场和社会资源分布稀疏,不利于外部资源的进入,更不利于资源的链接与整合。

因此,“五社联动”在乡村语境下开展时,需要遵循三个原则:因地制宜,结合农村的优势与劣势,充分挖掘村庄自身的资源,而不是简单套用城市社区的模式;循序渐进,结合每个村庄的实际情况,进行分阶段的培育与联动;党建引领,发挥党组织在乡村治理中的统筹协调作用。

(二)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的现实必要性

1.农村养老、留守儿童、邻里矛盾等需求日益多元。

当前,农村人口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大量的青壮年进城务工,村子里留下的更多是老人、妇女和孩子。据统计,我国农村60岁及以上人口占比已超过20%,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留守妇女的规模日益庞大。这些群体的需求看似简单,但事实上他们的需求具有多样性、复杂性、隐蔽性的特点。空巢老人在精神陪伴与医疗健康上有较强的需求,留守儿童需要心理关怀与行为引导,邻里之间因各种小事而引发的矛盾也需要有人及时调解。这时候,传统的工作方法就很难精准回应特殊群体的需求,社会工作因其具备系统的评估工具与专业的介入方法,能够识别不同群体的真实需求,针对各种需求采取相对应的介入方案,因此显得尤为重要。

2.村“两委”行政事务繁重,专业服务能力有限。

在基层,村“两委”干部肩上扛着很多担子,各类行政任务的上传下达都由其负责,许多村干部反映,光是填表、开会就占去了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很难再有时间 and 心思去考虑如何服务好村里的老人、如何关爱留守儿童和妇女。最重要的是,这些村干部虽然和村民很熟悉,但他们普遍缺乏专业的社会工作训练,面对一些复杂问题时,比如,农村空巢老人的心理危机、厌学留守儿童的行为矫正、遭受家庭暴力妇女的干预处理,往往有心无力。社会工作的介入,恰好可以弥补这一专业短板,也减少了村干部的压力,使其全身心投入乡村的行政工作。

3.村民参与治理积极性不高,自治活力不足。

在乡村,由于村干部有较强的话语权,农村居民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和能力普遍都相对薄弱,当村里开村民大会时往往叫不来人,村里搞公益活动时没人报名,村里评先进时也没人关心,这种冷漠的参与态度也让村干部感叹“干的事不少,群众还不领情。”而社会工作强调“参与式发展”,凭借这种理念,社会工作者在进入村庄后,不是替村民做事、做决定,而是带着居民一起做事、做决定。通过一系列的方式,逐渐激发村民的参与热情,让他们从“旁观者”变成“主人翁”和“参与者”。村民的积极性提高,村庄治理便有了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

4.社会资源分散,难以形成治理合力。

农村往往位于比较偏僻的位置,由于这种地理上的劣势,资源较为分散,各类社会资源进入门槛偏高,也不易链接与整合。但是,村里也并非没有资源,政府部门各种惠民项目、社会组织的捐赠以及退休返乡的干部都是丰富的社会资源,如果能将

这些资源有效整合,完全可以为乡村治理提供有力支持。社会工作者最擅长的就是资源的链接和整合,他们可以将整合的各类资源根据村民需求进行精准的匹配,通过专业运作,让“闲散”的资源流动起来,形成治理合力。

5.社工进村是为村“两委”减负、增效、提质。

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不是要取代村“两委”,社会工作者也不是要取代村干部,而是要做他们的好帮手、好伙伴。社会工作者进村后,可以承接一些专业性较强的服务,同时也可以让村干部从自己不擅长的事务中抽离,为其减负。社会工作者运用专业的技巧与方法回应居民的各种需求,帮助村干部提升问题解决速度,为其增效。同时社会工作者通过培育本土化组织,建立长效的农村治理机制,为其提质。

三、当前“五社联动”实践中面临的现实困境

(一)社会工作专业力量嵌入不足

社会工作在“五社联动”中扮演着专业支撑的角色,在各个环节中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是广大农村地区在社会工作方面的短板较为突出。一方面,农村地区持证社工的数量严重不足,目前我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和机构主要集中在城市社区,而农村地区中绝大部分村庄并没有专职驻点的持证社工,即便有些乡镇上有社工站,但社会工作者的数量严重不足,一个社工分管多个村庄,导致服务效率低下。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难以实现长效嵌入,外来社会工作者进入村庄初期与村干部和村民之间缺乏信任基础,一些村民甚至不知道社会工作者是干什么的,因此很难配合其工作。另外,大多数社工进村多依赖于政府购买服务,项目周期较短,项目结束后社工便随之撤离,村庄又回到了起点状态。这种专业力量的缺位,使得社会工作的嵌入严重不足,难以形成长效的服务机制,直接导致“五社联动”缺乏核心的驱动,其

他要素也难以被有效激活。

(二)社区社会组织培育能力薄弱

社区社会组织是“五社联动”的重要载体,承载着组织群众、开展服务等多种任务,但当前农村地区的社区社会组织发展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呈现出“小、散、弱”的特征。首先,大部分村庄的群众组织都是自发状态,并且非常松散,仅有红白理事会、老年人协会等少数组织,并且缺乏系统性的组织与管理。其次,这些组织普遍缺乏专业性的培训和规范的制度,组织的领导与骨干成员能力有限,组织的活动也较为零散。再次,许多农村社会组织仅仅停留在举办活动层面,对于村民诉求、村民参与与自治等方面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更关键的一点是,绝大部分农村没有驻点社工,很难得到外部支持,因此这些社会组织面临着没人教的困境,即使一些村庄成立了志愿服务队,但是参与实际活动的人却寥寥无几。这使得“五社联动”中载体这一环节形同虚设。

(三)社区慈善资源开发利用有限

社区慈善资源是“五社联动”的重要补充,能够提供物质基础,为治理提供可持续的动力。但是在广大农村地区,慈善资源的开发与利用面临着较大的困难。一方面,内生慈善资源不足,大部分农村居民认为村民之间互相搭手是常事,逢年过节给困难户送米面油的现象也是存在的,但是这些慈善行为大多是零散、偶发的,缺乏组织化的运作与管理。另一方面,外部慈善资源很难进入,由于农村地理位置偏远,信息传播困难,加上村干部不会做资源链接方面的工作,导致其很少被企业、公益组织等社会力量关注到,即使有捐赠活动,也多为一次性的,缺乏长期稳定的对接机制与平台。“五社联动”缺少补充则导致很多项目因为资金不足而难以实施落地。

(四)“五社”要素之间联动不够顺畅

“联动”是“五社联动”的核心,而当前“五社联动”最普遍的问题便是“联而不动”。首先在信息方面,社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志愿者及慈善资源之间缺乏常态化的信息共享平台,导致“有需求的找不到资源,有资源的不知道需求”。在职责分工方面,各主体之间的角色定位模糊,职责分工不清,容易出现有的活抢着干,有的活没人干的现象,未能形成治理合力。多数村庄虽名义上推行了“五社联动”,但在实践中更多的是各个要素间简单的叠加。此外,党建引领在“五社联动”中的统筹协调作用尚未得到充分体现,需要进一步推动。

四、“五社联动”视角下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的优化路径

(一)强化党建引领,构建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

党建引领是“五社联动”行稳致远的根本保证。村党委组织作为“五社联动”的黏合剂,须把各方力量凝聚到一起,形成治理合力。村“两委”作为五社联动的统筹主体,要牵头制定五社联动的具体工作细则,将五社联动工作纳入村级重点工作中。村书记要发

挥领头的作用,亲自抓、带头干,协调解决联动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同时要探索“党建+社工”的驱动模式,村党委组织负责把握方向、搭建平台,社会工作者负责发挥专业优势,做好服务。最后,要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

用,鼓励并引导党员主动参与志愿者服务、社会组织培育、资源链接等工作,以党员行动带动村民积极参与,构建“党建引领,多元协同”的治理格局。

(二)以专业赋能为核心,提升社区社会组织能力

针对农村社会工作者专业力量薄弱、社会组织“小、散、弱”的问题,应以专业赋能为核心,推动各方力量提质增效。社会工作者的核心价值就在于专业赋能,应充分发挥其在各方面的专业优势。一方面,不仅要争取上级驻点社工的支持,而且还应开展本土社工的培育,对村庄里有责任心和服务意识的村干部或返乡青年等,进行专业的社会工作培训,打造本土与外来相结合的社工队伍。另一方面,社会工作者应深入村庄,对村里的社会组织、志愿者队伍进行培训,使得社会组织的运作更加规范,同时提升志愿者的服务能力

和村民的自治能力。

(三)整合社会资源,激活多元投入的长效机制

慈善资源是“五社联动”的重要补充,在农村地区应从内生与外部两个方面进行整合。在村庄内部,可以建立互助基金,动员从本村走出去的成功人士为家乡的治理出钱出力,也可以实行激励制度,村民参与志愿服务可以进行积分,积分可以兑换各种生活用品,从而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让村民从受益者变为参与者。在外部资源方面,可以对接上级的公益组织、爱心企业与基金会等,把外部的项目、资金与技术引进来,建立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

(四)完善联动机制,构建“五社”闭环体系

推动“五社联动”的关键在于构建一个完整的闭环体系。首先,要建立常态化的信息共享机制,搭建五社联动的信息平台,及时发布服务信息及村民的需求,破解资源与需求脱节的难题。其次,还要明确各方的职责分工,明确规定村“两委”、社会工作者、社会组织、志愿者和慈善资源的具体职责,避免推诿扯皮,形成治理合力。再次,要建立考核评价体系,重点对服务效果与村民满意度进行考核,以此来激励各方履行好职责。与此同时,开展村干部与志愿者培训工作,提升治理能力,打造本土化的治理队伍。

在乡村治理的进程中,“五社联动”为破解乡村治理困境,推动社会工作参与乡村治理提供了重要的实践路径。当前,“五社联动”已经从政策倡导向实践探索转变,推动基层治理走向协同共治。即使在乡村语境下的“五社联动”仍然面临着众多现实挑战,但社会工作的参与为其提供了重要支撑,在党建引领下,社会工作者找准自己的专业定位,发挥其专业优势,推动“五社联动”的融合,为构建“共建、共治、共享”的乡村治理共同体贡献专业力量。

作者:段蓓蓓(青岛科技大学)

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探索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没有农业农村现代化,就没有整个国家现代化。产业振兴是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中之重。当前,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正在深刻演进,数字经济作为一种蓬勃兴起的新经济形态,日益成为驱动农村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因此,在数字时代浪潮之下,跳出乡村传统发展思路,将数字经济融入乡村产业发展全过程,是新时代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关键举措。

一、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现实困境

(一)乡村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覆盖不足

数字基础设施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基石支撑,是推进乡村产业振兴的先导性工程。尽管近年来农村数字化设施不断完善,但距乡村产业数字化的实际需求仍有较大差距。部分偏远乡村、山区网络覆盖质量较

差,仍存在信号盲区,5G信号不稳定、物联网配套设施缺失,导致智慧农业落地转化困难,弱化了数字经济的赋能作用。

(二)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程度较低

目前,数字经济与乡村产业融合发展仍处于初级阶段,大部分乡村仍局限于传统的生产方式,只关注产业链的上游环节,对于产业链的中下游环节数字化改造不足,比如加工、储存、运输、销售等环节,这使得数字经济尚未内化为乡村产业的核心竞争力。

(三)乡村数字经济人才储备相对匮乏

人才是乡村振兴的核心动力。然而,农民普遍数字素养偏低,对数字工具使用不熟练,难以开展数字化生产经营。同时,相较于城市,乡村在发展空间、薪资水平、公共服务等方面存在劣势,对外来数字人才吸引不足,形成了“引不来、留不住”的困境,制约了数字经济在乡村产业的推广运用。

二、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路径探索

(一)完善乡村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

针对乡村数字经济基础设施覆盖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应加强政策引导,吸引社会资本积极参与,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多方参与”的格局,重点推进乡村及偏远村区的网络覆盖建设,持续提高信号覆盖率。同时,根据乡村本土产业发展实际需求,应搭建数字经济基础服务平台,整合乡村产业数字化发展遇到的问题,解决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发展的基础设施问题,从而筑牢乡村产业振兴的硬件根基。

(二)推动数字经济与全产业链深度融合

数字经济对乡村产业链的高质量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针对数字经济覆盖乡村产业链广度和深度不足的问题,应着力推动数字技术向产业链上中下游延伸。在

上游端,利用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实现远程监测、病虫害预警、产量预测,从而减少人工投入、降低生产成本。在中游端,利用区块链技术实现产品的追溯溯源,以数字化手段提升产品品质和可信力。在下游端,利用互联网平台建立物流数字化网络,提升物流服务水平 and 效率。进一步完善农村电商服务体系,加强品牌建设,提高产品溢价空间,提升产业综合效益。

(三)夯实乡村数字经济人才基础

针对乡村数字经济人才欠缺的问题,政府应将“引进来”与“走出去”同时并举。一方面,政府应联合高校、企业、科研机构等主体,为农民提供数字经济与产业相融合的学习资源,对农民进行数字技术、经营管理等方面的培训,降低农民进入数字经济时代的门槛,提高其数字应用能力,从而搭建一支本土化数字经济人才队伍。另一方面,政府应提升乡村公共服务水平,改善乡村发展环境。同时,

应加强创业补贴、住房保障等政策的倾斜力度,吸引专业数字人才流入乡村,为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发展注入智力支持。

三、结语

发展数字经济,是应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方向,在一定程度上,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决定乡村产业能否振兴的关键。在推进乡村全面振兴的新征程上,遵循乡村发展规律,以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为物质前提,以数字经济渗透全产业链为关键抓手,以数字经济人才培育为智力支撑,三者协同推进、互为支撑,方能打通数字经济赋能乡村产业振兴的“最后一公里”,让数字经济转化为乡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生动力,从而培育长效的乡村产业动能,筑牢乡村全面振兴的产业根基。

作者:林靖(云南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质生产力视域下高速公路运营企业创新文化培育与经济效益转化研究

一、新质生产力与创新文化培育的现实基础

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国资国企发展进一步由规模扩张转向创新驱动、效率提升。高速公路运营企业具有资产投入大、公益属性强、运营周期长等特点,在通行费收入增长趋缓、养护成本上升以及数字化、绿色化转型提速的背景下,传统发展模式已难以成型。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核心,突出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创新文化则是企业在发展实践中积淀形成的价值理念、制度规范与行为范式,能够通过

价值引领、组织激活,推动企业由经验管理转向数据驱动、由被动执行转向主动探索。高速公路运营企业培育创新文化,需围绕安全运营、智慧养护、降本增效、服务提升、业态拓展等方面破解发展难题,推动文化建设切实转化为企业核心生产经营能力。

二、高速公路运营企业创新文化的培育路径

创新文化培育需从理念、制度、平台、人才四个维度协同推进。企业需将创新深度融入发展战略与岗位职责,营造尊重创新、鼓励探索、注重实效的组织氛围,引导员工

围绕收费运营、路网调度、养护管理、服务保障等各环节开展提质增效创优工作。建立创新项目揭榜攻关、分类评价、成果激励机制,健全以实际贡献为核心导向的分配制度,依托容错纠错机制打消员工创新顾虑。依托创新工作室、专项技术团队与数字化运营平台,打通运营数据共享壁垒,深化与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企业的产学研合作,围绕人工智能、无人机巡检、北斗监测、绿色能源应用等开展协同技术攻关。同时,强化复合型人才梯队建设,通过岗位练兵、技术比武、群众性创新赛事等载体,构建全员参与、持续迭代、常态改进的创新生态。

三、创新文化向经济效益的转化路径

创新文化向经济效益转化,遵循“文化认同—行为改变—效率提升—价值创造”的核心传导逻辑。智慧收费、智能巡检、病害智能识别、桥隧动态监测等数字化技术落地应用,可有效精简人工投入、提升风险甄别与应急处置效能,压降养护、能耗、综合管理成本;通过业务流程再造、跨部门协同联动等方式,可缩短决策执行链条,提升路网整体运行效能。企业可深耕“高速+”融合发展业态,精准盘活交通流量资源、转

化为实体经济增量,通过布局路域光伏、物流配仓、路域文旅、智慧新零售、交通数据交易等新业态,弱化对通行费单一收入的依赖。创新文化不仅可以塑造智慧、安全、绿色、便捷的优质企业品牌,还可以持续提升社会认可度和资源集聚吸引力。高速公路运营企业应将创新文化建设纳入“十五五”整体战略布局,健全创新投入、成果转化、经营贡献全链条评价机制,切实将文化软实力转化为稳定的运营效率、多元产业收入与优质品牌资产。

作者:黄师婕(广西交通投资集团河池高速公路运营有限公司东兰分公司)